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854

語錄

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桿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

毛澤東

375 期 22-3-70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15 分

鎮壓人民和實行“分治”的“財政預算案”

二評李光耀傀儡集團(1970—1971)的財政預算案

★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里李光耀傀儡集團用於鎮壓人民的擴軍開支多達三億二千八百六十七萬餘元，約佔總開支的卅一點七巴仙，是一九六〇年軍事開支的十五倍。

★李光耀傀儡集團正耗費巨額，大事擴展所謂“填海計劃”和“工業化”計劃等措施，讓外國壟斷資本家更殘酷壓迫和剝削人民。

★李光耀傀儡集團為了擴充軍備，逐年削減所謂“社會福利”的開支數額。

★李光耀傀儡集團正企圖把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的經濟聯系拉開，更依賴美日反動派，大搞“分治”政策。

反動的李光耀傀儡集團在新加坡島每年撈取巨額的稅收並不是用於照顧人民的福利事業和為人民的前途着想，而恰恰是為了狂熱擴軍備戰，以鎮壓人民；恰恰是為了無微不至地照顧以美帝為首的外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大資本家的利益。必須特別指出，李光耀傀儡集團單用於所謂“國防及內部治安”方面的開支，就高達三億二千八百六十七萬零九百六十元，約佔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總開支十億四千零九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元的卅一點七巴仙，亦即約佔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總開支的三份之一。這個龐大的擴軍開支是一九六〇年軍事開支的十五倍，是一九六六年軍事開支的五倍。

這個逐年增加的擴軍開支完全是用以購買帝國主義的軍火，擴充軍事設備，加緊訓練一支由帝國主義指揮的傀儡海陸空軍；配合英帝的所謂“撤軍”政策，瘋狂實行賣國害民的“國民服役登記”計劃，大量強徵青年充當帝國主義的炮灰，以便帝國主義實行侵略政策和掠奪政策，鎮壓東南亞人民和馬來亞人民的革命鬥爭，掠奪東南亞和馬

來亞富饒的資源；同時李光耀傀儡集團也妄圖通過倍增軍費，擴軍備戰，以維持他們的法西斯統治。

善於媚帝的李光耀傀儡集團還耗費數以億元計的款項進行勿洛填海計劃、加冷盆地填土計劃、市區重建計劃、擴充海港等現代化設備，擴展裕廊等“工業區”。所有這些所謂“發展計劃”都是方便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和傀儡集團加緊剝削人民。就以所謂“工業區”來說，事實證明，它的建立不是為了發展民族工業，為人民謀就業，而是製造種種條件和“法律”以便外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階級。把新加坡島的工資壓至本來就低得驚人的香港工資還要低的水平，就是李光耀傀儡集團親帝反工人的具體表現。李光耀傀儡集團為了進一步剝削工人階級，忠心服務於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已經對所謂“工業專才”採取放寬“移民條例”和“工作准証”限制的措施。

請倍加注意：在李光耀傀儡集團用於旨在鎮壓人民的擴軍開支逐年增加的同時，他們却把用於“社會福利”方面的區區款額，大加削減。在一九六〇年，用於“社會福利”部門的開支是一千五百萬元；但是，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里，傀儡集團却索性把“社會福利”開支一個銳降，減至僅存九百萬元。這種措施說明，李光耀傀儡集團正在有計劃地盡量壓低對“社會福利”的開支，以便增加擴軍備戰的龐大開支。

我們在“一評李光耀傀儡集團

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的文章里已經指出：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新“預算案”，稅收逐年增加是剝削人民的措施；所謂“無痛苦的預算案”是一個騙局。現在，我們再從以上的分析中，又可以看到：李光耀傀儡集團的種種開支預算，尤其是所謂“國防及內部治安”和所謂“發展計劃”的開支預算，都是為了鎮壓人民和剝削人民的，都是為帝國主義反動派效勞的。

但是，吳慶瑞傀儡却在偽“國會”里大吹大擂，說什麼“十年經濟發展成就”；並以此為驕傲。讓我們明確地指出：所謂“十年經濟發展成就”完全是欺騙人民、誤導人民、轉移人民視線的謬論。什麼“收入增加，那不過是剝削加劇，什麼“工業化”計劃，眾所周知，那不過是允許美英帝和日本反動派在新加坡島設立裝配工廠，剝削人民。什麼“市區重建”計劃也只不過是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佔有廉價的地皮，集中的地點，以壓迫和剝削人民。就因為李光耀傀儡集團的賣國害民政策，已經導致反動當局的内債、外債日益高築，難以數計。單以每年須繳付的利息計算，在一九五九年，須繳付的利息是五百萬元，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則須繳付數達二億元的年利。水自源出，龐大的利息，到頭來還是要用人民的血汗錢去支付的。

因此，所謂“十年經濟發展成就”是剝削的十年，是壓迫的十年，是出賣的十年，是痛苦的十年。

人們必須特別關注的是，李光耀傀儡集團的經濟政策也是配合着美英帝的“分而治之”的反革命政策的。他們在經濟上盡可能把馬來亞大陸和新加坡島割裂開來，越遠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
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
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長人民的志氣 滅敵人的威風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綜合報道〕像一陣春雷，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在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中誕生了。這是我國各族人民和他們的子弟兵——民族解放軍，在光榮的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長期堅持武裝鬥爭的勝利果實。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

從此，敵人長期壟斷的廣播陣地，被徹底的、永遠的打破了。從此，人民自己的電台的廣播天天響徹在祖國的萬里長空，要傳遍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了。這真是大長了人民的志氣，大滅了敵人的威風。

我國各族人民把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的誕生，當作革命運動史上的重大事件來迎接，當作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來慶祝。他們以最激動的心情和最熱烈的語言來千遍歡呼，萬遍歌唱。他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電台了，有了最忠實的代言人，為他們說出心裏話，指引他們鬥爭的道路和鼓舞他們鬥爭的勇氣，他們怎能不昂首挺胸，揚眉吐氣，感到無比興奮、無比高傲、無比幸福呢？

從開始播音的第一天起，就像震撼河山的巨雷一樣，映動了祖國的大地。全國城鄉各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立即落入了歡騰的海洋。他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的熱烈情形和動人景象，簡直無法加以形容了！

他們一聽到播音，真是誰也按捺不住心頭的喜悅，立即奔走於大街小巷、農村、膠園和礦場，他們原想把天大的喜訊，盡早傳給所有的熟人。誰知“革命之聲”却長着飛越長空的翅膀已經飛在他們的前頭，飛入人民的心里了。

軍屬、烈屬，聽到自己的電台播送勝利的戰鬥消息，就像見到了久別遠行的親愛的人，還來不及抹去盈眶的熱淚，見人都笑呵呵地翹起了大姆指，連聲稱讚說：“最好最好的消息，大大好消息！打得好，打得好極了！”

有多少革命戰士，激動興奮的心情，還沒有平靜下來，就投入了收聽、記錄、翻印和散發的緊張工作和忘我戰鬥。似乎只在轉眼之間，雪片似的傳單和小冊子就飛在熱鬧的街頭和僻靜的鄉村，就飛入了城市住宅，學生和工人宿舍的門洞和窗隙了。

不識字的和沒有收音機的工農群眾，也是喜笑顏開，不但不愁沒有人去登門拜訪，為他們講述豐富多彩、生動有力的廣播內容，而且，到處有咖啡店可以去坐坐，聽取人們熱烈的談論和悄悄的細語。

有多少進步青年，懷着傾聽革命真理的願望，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險，紛紛自動組織學習班，天天收聽廣播，進行認真的學習。

也有群眾組織的報刊，以及進步人士，得到鼓舞和啓發，發表熱情祝賀的社論，出版特別醒目的喜報，紛紛轉載廣播的內容。詩人拿起銳利的筆杆，心潮澎湃地寫下了激動人心的詩篇。畫家拿起潑辣的彩筆，生動地描繪了牛鬼蛇神在革命強音的沖擊下，散魂失魄的丑態。

在根據地和游擊區，更是一片熱火朝天的景象。民族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和各族廣大革命群眾，一聽到播音，就情不自禁地歡歌載舞，紛紛舉行聯歡晚會和群眾大會，縱情歡呼，熱烈慶祝。

對人民電台的“革命之聲”的反應，廣大軍民是這樣的熱烈，這樣的歡天喜地；敵人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這也是必然的道理，沒有什麼奇怪。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軍，越打越強。根據地和游擊區，一天天鞏固和擴大，武裝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蔓延到了敵人的后方，這已經夠使敵人心驚胆戰，惶惶不可終日了。現在，又來了一個强有力的人民電台，天天宣傳毛澤東思想，傳播革命真理，為進一步推動武裝鬥爭的發展，大造革命輿論，這就使敵人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他們怎能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

盡管是帝國主義主子的刺刀支撐着，也還搖搖欲墜，可是他們究竟還坐在統治者的寶座上，自以為了不起。革命人民却通過電台這個銳利武器，毫不留情地把他們的畫皮，剝得干干淨淨，讓他們那猙獰面目，丑惡靈魂和卑鄙行徑，通通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們怎能不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呢？

敵人既害怕人民電台聲音的清晰，又害怕人民群眾的一片歡騰，到處的咖啡店都擠滿了人，在熱烈收聽和痛快談論，他們怕得驚慌失措，連日欺欺人之談，也說得前言不答後語。大大小小的傀儡，其中包括頭號傀儡拉赫曼，為了安心壯

胆，故作鎮定，一個說：我相信各族人士不會受共產黨宣傳的影響。一個又說：“我以為秘密電台的擾亂是暫時的。”他們把肉麻當作有趣。話音未落，原形畢露，一個就氣急敗壞地說：“要洗掉非法電台在人民頭腦中所留下的毒素。”另一個却脫口而出：“秘密電台所描述的惡劣現象，有必要加以認真對付，使公眾人士對共產黨的宣傳和號召，有永久的免疫力。”緊跟着偽軍頭目和北馬各州的偽州務大臣也紛紛出場，不是惡狠狠的威嚇，“不准收聽31米和41米的波長”，就是兇相畢露的恐嚇，“收聽非法電台是犯法的。”

至於，那個所謂邊境“作戰委員會”，更是打腫了臉皮充胖子，一開頭就大言不慚的說要搞什麼“大規模的反對共產黨電台宣傳的心理戰”，從外地調來兩輛廣播車，幾天後，又增加到六輛，急忙在勿邦巴都、巴當德勒、吉波、華玲、宜力、高烏等地，進行巡迴反宣傳，和召開村民解釋大會。但是，廣播車再多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的狂叫，根本就無人相信。無怪那個叫做莫蘇阿末的小頭目，急得連忙大喊救命：“新聞部趕快派更多的心理戰人員，到邊區來對付共產黨電台的廣播呀！”“要召開更多的解釋大會來顯示政府對人民的政策和目標呀！”這個小傀儡喊救命喊得這樣緊張，這樣聲嘶力竭那種被打痛了傷疤，被擊中了要害，所發出的呻吟聲，呻吟聲，也叫人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法西斯頭子拉拉克目瞪口呆了幾天，看看手下的囉嘍；慌張害怕得實在太不成樣子了，這才無可奈何的走到台前，裝模作樣地說：“不要理會共產黨電台的廣播。”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傀儡集團的機關報——《馬來使者報》却給這句話，加上了這樣的新聞標題：“拉拉克禁止收聽共產黨電台的廣播。”大概幫兇文人，知道先機，“不要理會”就是禁止收聽的意思。

但是，最能說明傀儡集團本象的是劊子手依士邁一月初，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說的一番話。這一番話妙就妙在，不僅突出地表現了他們的極端殘暴，而且，突出地表現了他們的極端虛弱；不僅集中地表現了他們處境不利的絕望情緒，而且，集中地表現了他們走投無路的最后掙扎。他一會兒，用大罪名嚇人，一會兒，又用軟刀子殺人；他一會兒，暴跳如雷的叫嚷，一會兒，又無可奈何的哀鳴。不要說這個雙手沾滿我國各族人民鮮血的劊子手，除了殺人之外，是一無所用的廢物，他倒是還算不錯的反面教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逼真的外強中乾的紙老虎的活標本。

他一開口就說：“任何人收聽（轉人第四版）”



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 救不了傀儡集團的狗命

明

緊接着美帝國劊子手艾格紐，日本大戰犯裕仁的兒子明仁的所謂“訪問”之後，對印尼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惡魔蘇哈多，又於三月十六日竄到我國，向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進行陰謀活動。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同這些帝國主義反動派進行的一系列反革命外交表明，他們準備更賣力地為美帝國主義反共、反中國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效勞，準備更進一步對我國人民施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實行法西斯軍事恐怖統治。

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自“五·一三”民族大屠殺過後，處境更加困難了。他們的反人民本質的大暴露，使自己陷入了更加孤立的困境。他們連月來的反革命“外交活動”，不是表示他們在國際上的所謂“威望”和“地位”，只是暴露自己為着擺脫困境，四處乞憐，賣身投靠，進行垂死掙扎的狼狽相。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已經一再向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宣告，他們將充當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地區最忠實的代理人 and 幫兇。他們已經為美帝反共、反中國的陰謀部署幹

得很賣勁，他們現在正與蘇哈多傀儡集團共同扮演着更可恥的幫兇角色。

蘇哈多竄入我國，與拉赫曼、拉扎克等法西斯頭目在拉扎克的所謂“行動指揮部”舉行了長時間的祕密會談。會後，雙方很滿意地宣稱什麼雙方已經就處理今後共同面對的問題打下了新的基礎。什麼對北加人民方面，將大力“合作”，直到把革命力量消滅什麼在回教事務上，在所謂經濟“發展”上也將通力“合作”。當晚，蘇哈多在集會上毫不含糊地說：“我們兩國人民有着血緣關係，實際上，馬來西亞和印尼是同源同宗。……如果沒有團結，我們的民族將會分裂，將會自我粉碎。……”這些陰謀部署和狂妄叫囂，說穿了，其目的就是妄圖通過沙文主義的反革命活動，進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

以便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法西斯統治。蘇哈多是“九卅”事件屠殺幾十萬印尼人民的劊子手。拉赫曼拉扎克是“五·一三”民族大屠殺的罪魁禍首，當人們看到這兩個傀儡集團舉行密談，拉上了手，大談“友誼”、“合作”的時候，很快就知道他們是在幹什麼勾當，他們企圖以所謂“加強兩國經濟建設”、“增進兩國人民友誼”，這些幌子騙人，但是，在心目眼亮的廣大群眾看來，只能是個笑柄。

我國人民和印尼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有着戰鬥的情誼，我們將發揮國際主義精神，在反帝、反修、反對傀儡政權的鬥爭中，相互支援，緊密合作。我們國內各族廣大人民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命運；人民在光榮、正確的馬來亞共產黨的堅決領導下，團結得更加緊密，與帝國主義及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集團進行更英勇的戰鬥。這是反動派任何反革命叫囂所破壞不了的。

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集團和蘇哈多集團這伙跳梁小丑的反共、反中國反人民行徑肯定破產；中華人民共和國像巨人般屹立在戰鬥的亞洲、革命風雷滾滾激盪着全世界，他們的反共、反中國反人民行徑正像“幾隻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集團和蘇哈多集團這伙法西斯劊子手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肯定失敗；我國人民經已覺醒，堅持廿一年了的革命武裝鬥爭烈火越燒越旺，各族人民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有着共產黨的領導，將繼續團結戰鬥，直至勝利。蘇哈多集團為師，而且，在為美帝反共、反中國、反對東南亞人民的陰謀效勞方面，也向蘇哈多集團看齊了。這兩個法西斯集團的頭目，在十七日，簽訂加緊勾結的條約時，公然叫嚷：這個“條約”，是為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是一個貢獻，是歷史性事件。

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是紙老虎，蘇哈多集團也是紙老虎，兩個紙老虎加起來，也還是紙老虎，因為他們都是脫離人民的。經過長期武裝鬥爭鍛煉我國各族人民是嚇不倒的！我們一定和印尼人民、北加里曼丹人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徹底粉碎帝國主義以及走狗的一切罪惡陰謀。

蘇哈多滾出馬來亞去！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評論）美帝的忠實走卒，雙手沾滿印尼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頭目蘇哈多，三月十六日竄到我國來。

他來干什麼？當然不是來遊山玩水，更不是來和拉赫曼、拉扎克之流打打高爾夫球，他是來搞陰謀活動的。

「五·一三」民族大屠殺事件之後，蘇哈多集團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互相勾結，越來越緊密。在軍事上，他們加緊鎮壓北加里曼丹人民革命武裝鬥爭。印尼軍事頭目無恥揚言：印尼北邊邊境局勢沒有改善之前，印尼決不撤走它的砂勞越邊境一千多軍隊。蘇哈多這次訪問的頭一個任務就是要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策劃進攻北加人民的新陰謀。有消息說，他們所簽訂的所謂“友好條約”，包括了聯合對付共產黨顛覆活動的問題，以及擬訂政治犯的問題。

在政治上，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早已同蘇哈多集團祕密勾結，仿效印尼法西斯軍人政權的鬼手手段，發動了「五·一三」民族大屠殺，實行赤裸裸的法西斯軍事統治。在這期間，蘇哈多集團不僅在口頭上給予大力支持，而且，表示願意虛心學習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壓迫和屠殺我國人民。於此同時，他們還向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獻計，並且，派出大批特務滲入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

域中，煽動馬來沙文主義，製造民族仇恨。現在，光是扮成教師的印尼特務，就達一百一十六人。此外，他們還以幫助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培植軍事及其他方面的人員為名，加強滲透。蘇哈多甚至還要為這些雙方感興趣的問題，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進行新的交易。用不着說，這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求之不得的，因為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目前的處境，比「五·一三」之前更加不妙了。

蘇哈多法西斯集團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都是美帝的侵略工具——“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將相，是美帝反共、反中國、反人民的馬前卒。蘇哈多沒有動身之前，吉隆坡偽政權駐印尼的大使就透露：蘇哈多到吉隆坡的任務之一，就是要加強兩國對外政策的一致性。他還暗示，吉隆坡偽政權，雖然是英聯邦的成員，但是，這種關係是越來越鬆懈了。因此，有必要在對外政策上，和印尼法西斯集團一致行動。這就是說：為了鞏固法西斯統治，不僅在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屠殺政策上，無條件地拜蘇哈多法

(接第二版)

或用任何方式傳播共產黨電台的宣傳，將被認為是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政府將按內部安全法令採取嚴厲行動。”好大的罪名，好一個劊子手的殺氣騰騰的口氣！但是，這能夠嚇得倒誰呢？

偉大導師毛主席教導我們：“反動派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到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激烈的革命。”多少年來的白色恐怖、屠殺、逮捕、驅逐等等血腥鎮壓，並沒有壓服具有革命鬥爭光榮傳統的各族人民，相反，他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向自己的子弟兵一道，前赴後繼浴血奮戰數十年如一日。難道，現在唸唸“內部安全法令”的咒語，就能喚來神奇的魔力嗎？

老實說，革命戰士和愛國群眾，對你們這一幫吸血成性的殺人犯，從來不存一絲半毫的幻想，而只有刻骨的仇恨。你們禁，固然要抓、要殺；不禁，也何嘗放鬆過血手，他們收聽和傳播人民電台的廣播，是為了進一步推動武裝鬥爭的發展，是為了把你們徹底埋葬，是當着革命的戰鬥任務來進行的。他們準備坐牢，準備流血。他們毫不含糊地說：“你們要禁，我們就要天天聽，認真聽。我們堅決要聽革命的聲音，只要共產黨一聲令下，我們就奮勇前進！”聽到這種豪邁的語言，走狗文人嚇破了胆，跟在依士邁的屁股後面，從字典搜盡反擊意義的詞彙，寫起社論來叫嚷“對於共產黨電台的搗亂，必須反對，反抗，反擊和反撲。”但是，這不正如偉大導師毛主席，在痛斥反動派時所說的那樣，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嗎？你們聽不見人民群眾嗤之以鼻的聲音，叫你們見鬼去，叫你們可以休矣嗎？

人民群眾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的，毛主席教導他們，“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你們反對的越起勁，越瘋狂，他們就擁護得越熱烈、越堅決。事情難道不正是這樣嗎？

劊子手殺人不眨眼，但同時又覺得自己除了殺人之外，一無所能，十分恐懼。血手攔不住穿越長空的紅色電波，也掩不住千萬萬人的耳朵。“什麼干擾和阻撓的辦法都沒有，只能用法令來直接限制公眾人士的收聽”，這不正是他的無可奈何的供認嗎？而“所能做到的可是呼吁所有的人不要收聽共產黨電台的宣傳”，則又正如他的在絕望中掙扎的哀鳴嗎？即然殺人的屠刀和恐怖的“法令”都辦不到的事，難道哀聲歎氣的呼吁能夠得逞嗎？實在沒有法子，他只好調轉舌頭來騙人說：“共產黨電台的宣傳，是欺騙和歪曲事實的。”或者用霹靂和玻璃市偽州務大臣之流的鬼話來說：“共產黨電台的廣播是說謊

，一切都不符合事實。”但是，怎樣欺騙？說了什麼謊？歪曲了那些事實？你們為什麼一字不提呢？

我們廣播的文章，每一篇每一句都是真實的，都是無可辯駁的鐵的事實。我們靠的是真理，說的是實話；一貫靠說謊、騙人過日子的，不是別人，正是你們這一幫牛鬼蛇神。

劊子手依士邁你不是吹牛說：政府意識到共產黨電台的廣播，所引起的“惡劣印象”，要通過馬來西亞之聲和新聞部或其他途徑，來加以反擊嗎？那麼，好吧！就來較量較量吧！我們已經揭露了你們種種滔天罪行，事實俱在鐵証如山。如果你們說話算數，如果你們還有一點膽量，那就站出來反擊吧！我們的廣播受到熱烈的歡迎，是深入人心的，因為這些廣播擊中了你們致命的要害，打着了你們潰爛的膿瘡，表達了廣大群眾對你們的刻骨仇恨把受蒙騙的人們，喚醒過來。你們的反革命輿論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多少年來，你們殺人，殺不絕；嚇人，嚇不倒；騙人，騙人不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要拿起武器造你們的反了！要反擊嗎？又怕弄巧反成拙，狐狸尾巴越露越長。這叫依士邁怎能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呢？於是，他只能走其他途徑了，而所謂“其他途徑”，並不是他發明創造，而是他和他的帝國主義主子的那一套已經失靈了的老辦法。他半吞半吐地說：“我希望更多的人參加警備隊，我要求忠實的人發現或者知道有人收聽共產黨電台的廣播，就立即向政府提供情報。

”從這裡，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虛弱、孤立、恐慌到了何等地步。又卑鄙、骯髒、無恥到了何等地步。在這伙跳樑小丑的叫囂和哀號聲中，只有一句話說得對，這就是“共產黨電台歌頌毛澤東和他的學說”，正是這樣，我們開始播音的第一天，不就這樣莊嚴宣告了嗎？

毛主席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當代無產階級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導師，是我國各族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千篇歌頌，還嫌太少；萬遍歌頌，還表達不盡我們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和無限敬仰。

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人類的燈塔，是我們時代的旗幟。毛澤東思想給了我們無窮無盡的革命智慧和鬥爭力量。毛澤東思想照耀着我們前進的道路，指引着我們勝利的方向。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光榮的戰鬥任務。我們就是要天天宣傳，月月宣傳，年年宣傳。我們越大力宣傳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就越深入我國各族人民的心中，武裝鬥爭的烈火就越燒越旺，徹底埋葬敵人的日子就越來越近。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干了這麼多壞事、丑事，我國各族人民是一定不會饒過他們的，他們被徹底埋葬的日子，是一定會到來的。

曙光已閃耀在東方的地平綫，讓我們懷着百倍的勝利信心，奮勇前進！

把英帝及其走狗

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評論〕英帝糾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反動派，以及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準備從今年四月到六月，在我國東北部，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參加這次所謂“演習”的，有兩旅步兵及其他地面部隊，有空軍和海軍，連同後勤和支援部隊在內，總共二萬五千多人，各種飛機二百架，軍艦五十艘。英帝出動的軍隊最多，光是地面部隊，就有一個旅，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三千人，澳大利亞反動派四千多人，李光耀集團一營步兵。“演習”的總司令部在吉隆坡，前綫指揮部在丁加奴龍運，名義上由吉隆坡偽政權的軍隊頭目，三名少將指揮，實際上是由英帝的一名准將在吉隆坡操縱。“演習”的假想敵人，是一個反“馬來西亞”的“國家”，名叫“丹那西亞”，它位於馬泰邊界地區。英帝的國防部長希里，二月底在倫敦叫嚷：“演習的目的，是要證明，在一九七一年之後，英國仍然真

正有能力提供大批部隊，到遠東作戰。同時，也檢驗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新加坡和吉隆坡兩僑備集團軍事合作的效能。”他發出狂妄的威脅，說什麼：“對於這個地區，潛在的搗亂者，演習將是一個警告。”倫敦壟斷資本家的報紙，也叫囂：英國將派軍隊去“馬來西亞”顯耀武力，從而，使共產黨恐怖份子不敢再越過馬泰邊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偽國防部常任秘書阿巴卡隨聲附和，說“這次演習，對我們訓練現代反叛亂作戰方法。極有價值。”

大家知道，在我國人民和亞洲其他國家人民革命鬥爭的打擊之下，英帝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轉入第九版)

團結起來 抗拒迫害

——芽籠廿五巷小販——



大 呼 聲

一路來迫害小販成性的李光耀走狗集團，在一些所謂“諮詢委員”幫兇的策動下，最近又將魔爪伸向芽籠廿五巷吧剎外的小販，強迫小販領“禮申”和以“抽籤”方式重新“分配攤位”，有消息說，如在三月底不依令照辦，吧剎外小販攤位將被摧毀。

衆所周知，今天的小販問題是與整個社會問題分不開的。失業多、苛捐雜稅重、物價貴，幹小販這一行中有不少都是向高利貸者借貸或親友支援下才能做點小本經營，聊以度日的。

現在本區廿五巷吧剎周圍有許多亞答屋被迫遷，拆毀。昔日繁盛的鄉村，今天却成爲荒涼曠地，吧剎的市面冷淡，許多小販都處在困苦中掙扎。

反動派強迫小販所謂“抽籤”和“重新分配攤位”，不僅把小販原來攤位拆到七零八落，而且每攤只給四尺×六尺，巷路留到二個人都難以出進，小販要載東西也難靠近。“禮申費”每個攤位要自十五元起碼至四十元不等，而且要先交三個月或六個月“禮申費”。試問在這種社會下多數都靠高利貸周轉的小販同胞，怎樣去應付這種負擔？反動派的新措施，真可說是敲骨

吸髓的壓榨。

經過所謂“分配攤位”后，廿五巷小販市場，生意必然大受挫折。這對於廿五巷吧剎外的小販生活也將大受影響。據估計，廿五巷吧剎外共有五百個攤位，每個攤位至少要維持一家三五人生活，這樣就有幾千人口受影響。這確實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更令人痛恨的是，萬惡的李光耀走狗集團的“地牛”（小販局），來迫害小販時，那伙無恥的“諮詢委員”還替反動派作威作福，勾勾搭搭，反動派的所謂“小販局”，故意幾十個攤位漏掉登記，準備和幫兇的走狗耍弄什麼“爲小販服務”的可恥陰謀。他們企圖以此分化小販的團結，製造幻想。

我們呼吁廿五巷吧剎內外的小販同胞，緊密合作，粉碎反動派瓦解分裂小販團結的陰謀。讓我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共同努力，爲捍衛小販的自身權益而鬥爭到底。

滿身臭水，但仍然堅持工作，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雜草，被清除了，溝渠上呈現一片清新，我們在這裏的工作也就結束了。

午餐過後，我們換了一個新的工作地點，同樣是清除溝渠的雜草。這裏的雜草，類似小竹，有節，長長的葉子，兩旁很利，會割破皮膚，莖有手指般大小，長得比人還高，相當結實，不似早上的那麼容易清除，用鐮割不斷，怎麼辦？難不倒同志們！借來了一把“巴冷刀”又把這些雜草除去了。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中，這段工作又完成了。

夕陽，彷彿滿意地向我們示意告別（斜照着一張張沾着污泥的笑臉），同志們的心里多麼高興呀！工作，給同志們帶來了體驗，帶來了興奮，也給同志們帶來了勞動的智慧與知識。



勞 | 動 | 最 | 樂

樟宜九英哩勞動記 · 東區通訊員

上星期日（三月十五日），我隨同芽籠西支部的同志，又一次興奮地參加了集體爲人民服務的群眾工作。這次工作的地點是在樟宜九英哩 Jalan Soo Bee 的一個鄉村地區。這個地區距離公路約半英哩，村民多以務農爲生。

這次的群眾工作包括了挖掘加深池塘和清除小溝旁邊雜草。上星期，我們的同志們已開始進行了這項工作，今天是繼續着未完成的工作。

最近，由於菜園的泥土被火熱的太陽烘得又乾又硬，池塘的水源快要乾涸了。水，對於菜農，在這個時候便成了寶貴的東西了！

怎麼辦？請工人來挖塘嗎？農民們被苛捐雜稅、反動“法令”刮了大把之外，所剩下的還有幾多錢可請工人？自己挖吧，也不是辦法，放下了工作（種菜、賣菜），一天的柴米油鹽又從何來？

我黨，是一個堅持爲人民服務的黨，只要群眾有困難，有需要，我黨便會樂意的盡力協助。大巴窰的修路造橋、救濟水災的工作，給群眾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這次，樟宜區的農民們，面臨了這個災難，便爽直地向我黨樟宜支部的同志提出要求。同志們毫不猶疑地接受了這個光榮的任務。

爲了使工作順利地進行，樟宜支部的同志們不但自己主動帶頭，還動員了東區其他支部的同志一齊上來協助工作，俾使工作能早日完成。

一早，我們割草組十多個人集合后，即帶了鐮刀，趕往目的地——我們看見一條約莫闊六尺多，長四十多尺的溝渠，上面叢生雜草，便計劃清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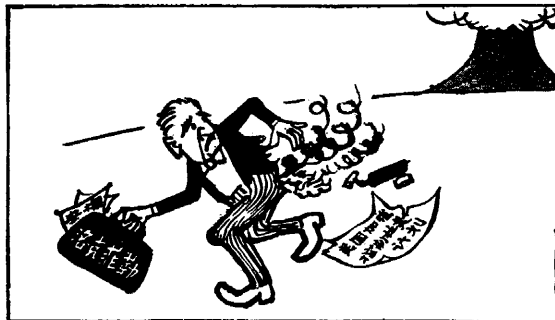
鐮刀索索揮動，七八位同志不

久便清除了一小片，幾位同志把被割除了的雜草搬到一塊荒地，工作是進行得多麼快捷，利落。

割除溝旁的雜草還比較容易，割除在溝中間的雜草可就不容易了，尤其是長在水上的雜草，伸長了手還是割不到，拉不着。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同志們便奮勇地躍下溝中工作。別看兩隻腳被陷在爛泥中，又冷又髒的水齊及胸膛，可是，這却絲毫也動搖不了同志們的工作信心，雜草終於和溝底泥沙分了家。

工作，正是考驗着我們的同志，敢不敢破私立公；正是考驗我們敢不敢面臨血流傷痛時能不能堅持工作。不怕苦、不怕髒、不怕血流傷痛，敢於同苦、髒和血流傷痛作鬥爭的同志，才是好同志。我們的同志正是這樣的做到了，一些同志的腳，皮破流血了，手起了水泡，

.....



從火山口下來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毛澤東

(續上期)

只有開展經濟戰綫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把我們的戰綫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毫無顧慮地在將來順利的條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也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群眾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地去當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必須這樣干才叫做服從戰爭。現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員中，還有許多人不明瞭經濟建設工作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還有許多地方政府沒有着重討論經濟建設的問題。各地政府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合作社的發展還只在開始的階段，調劑糧食的工作也還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來各地還沒有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宣傳到廣大群眾中去（這是十分緊要的），還沒有在群眾中造成爲着經濟建設而鬥爭的熱烈的空氣。這些情形，都是由於忽視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來的。我們一定要經過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的討論和會后回去的傳達，在全體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谷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二），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餘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餘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穫增多，恢復鎊砂、木頭、樟腦、紙張、烟葉、夏布、香菸、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並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從它們出口貿易的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担谷子出口，三百萬群眾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担谷交換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吧。這筆生意是什麼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

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担谷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担，賺去了七倍。又看三百萬群眾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消說都是商人在那裏做的，我們沒有去管過。商人在這中間的剝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一塊錢賣十二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像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不能不管了，以後是一定要管起來。我們的對外貿易局在這方面要盡很大的努力。

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發展生產，大部分用去發展出入口貿易。我們的目的是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但是我們問一問，這個任務在激烈的戰爭環境內，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了能完成的。我們並不是說要修一條鐵路通龍岩，暫時也不是說要修一條汽車道通贛州。我們不是說糧食完全專賣，也不是說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生意都由政府經管不准商人插手。我們不是這樣說，也不是這樣做。我們說的做的，是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輸出糧食和鎊砂，輸入食鹽和布匹，暫時從兩百萬資金再加上群眾的股本做起。這些是不應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嗎？這些工作我們已經開始做了，並且已經做出了成績。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過了增加兩成秋收的預計。手工業方面，農具和石灰的生產在恢復過程中，鎊砂的生產開始恢復。烟、紙和木頭的生產也開始有了點生氣。糧食調劑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績。食鹽入口也開始有部分的工作了。這些成績，就是我們堅信將來能夠發展的基礎人們說要到戰爭完結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而在現在則是不可能的，這不是明顯的錯誤觀點嗎？

因此也就明白，在現在的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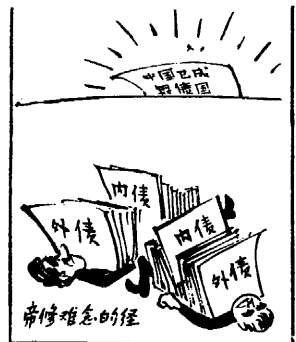
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着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爲着它的，是環繞着它的，是服從於它的。那種以爲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後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爲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內戰爭中企圖進行和平的，爲將來所應有而現在所不應有的，爲將來的環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環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只是一種瞎想。當前的工作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爲着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如果同志們中間有離開戰爭進行經濟建設的想法，那就應立刻改正。

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要在這次會議得到解決。因爲同志們回去，不但要立即動手去做許多工作，並且要指導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鄉和市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糧食局、貿易局、採辦處這些機關里的同志，他們是親手動員群眾組織合作社、調劑和運輸糧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實際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對，不能採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會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項工作不能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整個計劃。

(待續)

注 釋

(二)圩場，江西農村中定期舉行的交易市場。



窮修難免的經



(11)
1970

引 的 非 議

向子

人們爲了達到說服別人的目的，常喜歡在演說中，在寫文章中引用一些前人說過的話；或以之團結朋友，或以之駁倒對方。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文學家，都莫不如此。不過，那些引用的話，如果不是引自他最敬仰的人物也必然引自他的對手所敬仰的人；總沒有人會去隨便引一個張三李四的話的。

這原也沒什麼可非議，但正因爲有了先例，於是人們紛紛引用，甚至發展成歪引、胡引；爲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惡毒目的而怕歪曲所引的話的原來意義。這麼一來，今天的許多引話就未必都應予以考慮和接受了；在聽演講或讀文章時，如遇見這種情形，是有必要警惕的。

狡猾的壞蛋在進行邪惡的勾當時往往就可以引許多道理來爲自己辯護。要你永做奴隸就可引“忠孝仁義”，要搶奪你的財物就會說“物競天擇”；就如皇帝吧，他一面殺人，一面還會使被殺的自己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哩！遠的

不說，最近就有人一面高擎“僱傭法案”，一面還會“工運現代化”，要工人束緊腰帶，和資方合作，大力生產。

前幾年，一些學生們湊了叭兒，就很有些“正人君子”們站出來搖頭晃腦了一陣子，大嘆“世風日下”，高喊“尊師重道”，以孔孟之道非議學生們的正義行動。但這畢竟只是引千多年前的死人話，對於今人，相信是不怎麼大的——除了一些準備中國文學的學子們，然而學子們也未必信服孔孟之道的。

更利害的，倒是如魯迅所說的：“在馬克思主義里發現殺盡共匪之說”。

例如當左派退出議會時，就有人出來充當官方的說客了，這樣兒

那樣兒地像從屎堆里才飛起的蒼蠅嗡嗡幾聲，居然也引了列寧的“左派幼稚病”；不久前，又有人忽然在列寧主義里發現了賣國論，却又在漢奸文學中發現了愛國主義精神；最近，更有人能夠從魯迅的話中找出反對革命文學之說。

今天的叭兒文人們，雖然還不至于在毛澤東思想里找出殺盡革命者的學說（也許是不敢吧）這麼極端，但其狡猾之處，却也正在“不這麼極端”中。如果是這麼極端，倒叫人容易認出其反動面目，難以騙人了。

記得在某期的“新加坡”月刊中見過一篇文章（忘了是什麼題目），其中也會引用過毛主席一段有關“百花齊放”的語錄，但只爲了宣揚僞新加坡國的藝術繁榮；此外，又在梁影的《死亡與控訴》的封面看見兩句毛主席和魯迅的詩句，然而一去了封皮，翻開內頁，就是“李光耀說”、“李炯才說”，和黃色的內容了。這何嘗不是“在馬克思主義里發現殺盡共匪之說”的一種縮水或變形？

還有一種引用，是爲了顯示自己的才華的。例如動不動就喬哀思、高爾特、吉爾伯；動不動就《青銅代之歌》、巴爾扎克、茅盾先生的，就是這一種。

顯示才華或自詡有“××迷”，固然是這個社會里一些“作家”們的臭癖，然而發展下去，必然是跑進權門的冷氣房裏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雖然是同一頂帽子，我想也有大小之分，有有救和無救之分，有合適不合適之分），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那時，就算有再好的才華，也不過成爲狗屎了。

當然，戰鬥的雜文作者，爲了更好地致敵死命，也不妨引用；這引用在文章里，應成爲心柄末的紅綢、投槍上的紅纓，使它在刺破敵人皮肉、擲進敵人胸膛的前一剎那，還能在空中劃一道紅光，挫敵人銳氣。



地盤走筆
敬延

人世間，也有這樣的怪事兒，“愛國”竟至於坎坷。我不愛“國”，當然是逍遙自在。然而，不要以爲，我就是意在“賣國”，並把我的這些文字，當做“賣國”的罪証。並且，不要以爲我的逍遙自在，意在“粉飾太平”、“歌功頌德”，來證明“剛強勇猛”的法治下，是幸福美好、生活愉快、戀愛自由、港口貿易、貨如輪轉、珍珠吧刺，好不熱鬧！！

我賣文，想在“地盤”上混口飯吃（可惜的很，“旗”版編輯先生並不付與我數以千計的薪酬）。我却無一技之長，“政論”寫得不通，“散文”寫得太散，還要動輒表明“立場”，預先“聲明”，不然，又有胡亂開口的危險。可見謀生的不易，因此，未免有些躊躇。

但繼而又想，賣膏藥的江湖術士，在胡亂吹噓之餘，未始沒有爲生活所熬迫的痛苦。這樣兒午刀耍槍的汗顏，同那樣兒“肅然起敬”的奴顏，比較之下，我真想，再給這些噪暮的烏鴉們，多送幾粒彈丸。故此，還在“地盤”上覓覓，無非是爲着送送彈丸，想做“文化流氓”，或者因爲逍遙自在，就大論“賣國主義”，來作爲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的打算，是沒有的。敢請先生們明鑒明鑒！

(一)

我是站在“地盤”上說話嗎？迴顧四周，却是一盞檯燈，映出兩堵板壁。

我確實是在說話，寫下來，有人看了舒服爽快；有人看了痛癢難分。像這樣兒隨筆似的短文，登在所謂“地盤”上的一個角落，同國家性的報章比較起來，已經是天淵之別。如果，再加上“愛國主義”的、“自然主義”的、“超階級”的、“現代派”的、“閃電派”的……等等地盤，更是小中之小了。我不能像“文霸”似的，有那樣兒的聲勢浩大，說話有那樣兒先后的不同，靠一枝筆桿子的油滑，撈個風生水起。在所謂“地盤”說的壓力下，恐怕要失去說話的權力。

然而，我一定要想要說，當然還要寫下來，擠在這不是地盤的“地盤”上。這原因，就是有實力的魔鬼，用真刀實彈，用軟刀糖衣，所幹下的罪行，是有增無減。爲了紮住陣腳，穩步向前；爲了這歷史所必然要清算的血債，而添上幾筆，聊表心意。



女游击战士—— 惹富娜

馬來亞“革命之聲”

像偉大導師毛主席所教導的那樣：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他們臨危不懼，敢於藐視任何強大的敵人。當雨點一般的子彈呼嘯而來的時候，他們迅速伏倒，英勇還擊。他們打得準、打得狠，一下子就打下了敵人的驚張氣焰，使它立即現出了紙老虎的原形來。敵人經這狠狠的一驚驚慌了，混亂了，不但站也不敢站着開槍，連伏在地上也不敢抬頭瞄準了。

不過，這終歸是一場硬仗，敵眾我寡，情況不利，打了幾個回合，殺傷了一批敵人，卡森就乘敵人觀望的時候，命令惹富娜和亞末撤退，並且堅決地說：“撤退，我打掩護”。惹富娜撤出火綫後，在濃密的森林裡慢慢地走着，他一面走一面等待着卡森退下來。遠遠傳來了猛烈的槍聲，“卡森被敵人纏住了”，她這樣想着，立即回頭，就向槍響的地方奔跑，她心里只一個念頭：“要回去援救小隊長！”

惹富娜這個彭亨貧農的女兒，當第十支隊在一九四九年宣告成立，她即投身於洶湧革命洪流的時候，還是一個十四歲的紅小妞。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在黨的教導和同志們的帶動下，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出色的女游擊戰士了。

十多年來她在艱苦劇烈的鬥爭中逐漸成長起來，經歷過多少出生入死的戰鬥，經歷過多少艱難曲折的生涯。從彭亨長行軍到邊界的根據地，一路上不但有千山萬水的阻擋，而且還有千辛萬苦的勞累。游擊生涯是極其艱苦的，有時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要忍受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嚴峻的考驗。惹富娜牢牢記住偉大導師毛主席的教導：“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她都滿懷革命事業一定要勝利的豪情，不屈不撓，勇往直前。

惹富娜奔跑着從陰蔽安靜的森林奔向戰火紛飛的戰場。她奔跑着，想起了黨，想起了部隊，想起了多少馬來農民的優秀兒女，爲革命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戰鬥中表現了無比英勇的氣概，有的已經光

根據地和游擊區的廣闊的馬來甘榜，是英勇善戰的民族解放軍第十支隊活動和戰鬥的地方，第十支隊的戰士都是我國農民的優秀兒女是我國人民的子弟兵，他們和廣大群眾有血肉的關係，有魚水的感情。他們從自己長期的戰鬥生活中，越來越深刻的體會到，偉大導師毛主席的“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的教導的無比英明、無比正確。

他們身體力行和群眾緊密團結共同戰鬥。在這些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在黨的正確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支持下，他們當中出現了多少英雄人物，創造了多少英雄業績。舍己救人的女游擊戰士——惹富娜就是其中的一個。

惹富娜和小隊長卡森男戰士亞末，是在一個芭場工作。芭場被狡猾的敵人發現了，出動兩個排的兵力，從四面包抄，發動突然的襲擊。這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當敵人猛烈的火力掃來的時候，我們三個同志正在芭場光禿禿的中心地帶勞動。情況是十分危急的，但是我們的戰士正

榮犧牲，成爲活在人們心里的革命的先烈。她想起了這些覺得渾身是胆，勇氣十足，奔跑得更快速有力了。她來到戰地的附近，看到呼嘯的子彈，打得樹枝樹葉紛紛跌落下來。“我一定要救出小隊長”，她這樣想着就轉了一個彎兜到敵人側面站在一棵大樹旁邊，舉起手里的來福槍，一口氣迅猛的打了一梭子彈。敵人出不提防，一下子又死傷了幾個，慌忙中掉轉槍口，向惹富娜的方向射擊。“我把敵人的火力吸引過來了”，惹富娜懷着歡慰的心情換上一梭子彈，一面打一面想，“小隊長可以脫險了。”

惹富娜不愧是個舍己救人的女英雄。在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情況，她心里想着的只是小隊長的安危，而不顧自己的危險。多年來，在惹富娜的心靈深處懷着一個極其崇高的願望，要成爲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現在，她決心要用實際行動來表現一個共產黨員英勇的革命氣概和英雄本色。

戰鬥劇烈地進行着，敵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對我們三個同志發動這場有目標的襲擊，原以爲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打來打去，打了這麼久，不但自己遭到了不少的傷亡，什麼也沒有撈到。敵人惱羞成怒，死不甘心，集中火力，向惹富娜打去。密集的子彈在周圍飛落下來，惹富娜受傷了，但是就在這樣的時間，我們的女英雄也還咬咬牙根，忍受劇痛，照樣開槍射擊四面的敵人，步步迫近了，他們看到惹富娜是一個女戰士，身上有血跡，而且只剩下一個人了，就異想天開地叫嚷起來，“抓她活的，抓她活的！”震耳欲聾的槍聲停息了，惹富娜清晰地聽到敵人放肆的叫囂聲。在戰場上有誰看到手里拿槍的民族解放軍的戰士被敵人活抓過？惹富娜懷着滿腔怒火，緊握手中槍把仇恨的子彈射向敵人的胸膛。

敵人遭到新的傷亡，這才嚇了一跳，像大夢初醒，知道要活抓我們的戰士，即使是一個受傷的女戰士，也是絕對辦不到的。敵人再也不敢前進一步，紛紛躲到大樹後面，又向惹富娜開槍射擊了。舍己救人的女英雄惹富娜，在戰場上流下最后一滴血，光榮犧牲了。

在根據地和游擊區的廣闊的馬來甘榜里，馬來農民按照傳統的風俗習慣殺雞宰羊爲惹富娜的犧牲舉行了隆重的哀悼儀式。他們把深沉的悲痛化爲復仇的力量，提出了最最響亮的口號，“一個惹富娜倒下去，千百個惹富娜站起來。”（轉入第十二版）

夢 鬼 小 兵

曉風殘月，星稀。
我正散步於空曠的草地，前頭走來一黑影。我心里一怔，忙往回走。忽然黑影高聲喚我。我停了脚，問他有何貴干。他唐突地問我：

“先生可知我是何人？”

我搖頭示意不認得。他一聽樂得手午足蹈，笑說“我乃愛國主義者也。”

我不甚明白。影子也有愛國的麼？我想不出道理來，只好又問：

“兄台，是人還是鬼？”

對方毫不遲疑即答是鬼。我更奇怪，又問：

“鬼也有愛國的麼？”

“鬼當然也有愛國的。先生不聞鬼也有鬼國，即地獄也。鬼國里牛鬼蛇神俱有，相依爲命，只要能吹、捧、拍三道者，定爲閻王大爺器重。先生若想到鬼國見識一番，可隨我來呀。”影子說。

“陰陽不同道，我不想遊鬼國。後會有期了。”我匆匆離去。

影子在身後竊笑。我加速脚步，滿頭大汗地走出了這可怕的夢境。

天已快報曉了，回想剛才發的夢，不覺懷疑起來，可是真地發夢？

災難深重的婦女 為爭取解放而鬥爭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報導〕在美英帝國主義和它們的走狗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以及李光耀集團的反動統治下，我國的婦女特別是勞動婦女，生活最為悲慘。她們不但和男子一樣，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而且，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以及某些宗教教規像沉重的枷鎖套在廣大勞動婦女身上，把她們壓得喘不過氣來。

廣大勞動婦女，不僅和男子一樣，在政治上備受奴役，完全處於無權狀態，而且，還深受歧視、虐待和污辱。革命導師列寧說：「那裏有地主、資本家和商人，那裏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在暗無天日的殖民地社會里，我國的婦女從來就不被當作人看待，連起碼的獨立的人格也被扼殺了。

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和我國的官僚資本家，為了榨取超額利潤，把工人的工資壓得很低，把女工的工資壓得更低。無論在鄉村或城市，女工雖然和男子從事同樣的勞動，但是工資却比男工低得多。

在鄉村區有卅多萬農業工人，主要是樹膠園印度族工人，其中女工和童工佔了相當的數量。她們在英國壟斷資本家和本地買辦官僚資本的樹膠園里，和男子做着同樣的工作，但是工資却比男工低了四份之一到三份之一，童工則比女工更低。一般男工每月的工資目前大約是六十至七十元，已經很不容易維持起碼的生活，女工的工資就維持起碼的生活也不可能了。

女膠工在生產期間的有薪假期，儘管很短，畢竟是工人長期鬥爭的果實。但是最近傀儡集團連這極為短期的產假也要取消了。據報紙透露，傀儡集團已經通知大膠園和工廠的老版，不許女工生育三個以上的孩子，違反者取消產假和其他津貼，甚至叫嚷「政府督促廠主請工人的時候，將優先考慮孩子少的工人家庭」。與此同時，有些英國壟斷資本的膠園老板藉口計劃生育，用五十元的所謂花紅企圖誘騙工人去做絕育手術，以便掠奪更多利潤。

在錫礦場女工的工資普遍是相當於男工的三份之二，而且礦場老板不供給住宿。許多女工天還沒亮就得離家去上班，她們做的是粗重的工作，生命安全毫無保障，甚至要受到工頭的種種凌辱。

在城市女工和男工的工資也差別很大，有的竟達五十巴仙以上。如霹靂的油漆女工每天二、三元，最高四元。但男工則七元到十元不等。因此，許多老板和建築承包商為了賺錢，專僱女工，不僱男工。又如柔佛的造紙廠，女工的工資比男工低五角，每天只得一元五角，

如果擁有高中文憑，男工就增加五角，但女工只增加兩角。其他工廠企業女工的待遇大體上也都是這樣。女護士和女教師的工資也低於男護士和男教師，有的每個月相差達一百五十元。

在新加坡，據傀儡政權對五百家大企業八萬多工人的調查報告，在一萬三千五百多個女工當中，每月工資從六十四元至一百六十元佔了九十二巴仙，其中半數不到一百元，而超過二百元的只佔零點五巴仙。女童工所受的剝削更加殘酷，每月工資在卅三元到六十元之間的佔了三份之一，每月六十元至八十元之間的佔三份之二。她們的工資同女工比較低了一半左右，和男工比較則低得更多。

此外，裕廊工業區的許多外國老板極端歧視已婚婦女，不僱用或開除她們。因此，許多已婚婦女連當最廉價的勞動力的資格也被剝奪了。至於取消工人病假權利，強迫工人做超時工作，甚至連休息喝水也要遭受處罰等等野蠻措施，在女工佔多數的許多所謂「新興工業」的工廠里，是更為普遍的現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外國資本經營的鐘錶廠。

資本家競相掠奪最廉價的婦女勞動力，越來越瘋狂，連李光耀集團的偽財政部長吳慶瑞也供認，因為女工的工資低，電子工業和紡織廠的老板，已派人到學校去招募女學生做工了。

還有不少的女童，為了幫助父母維持一家生活，被迫到資本家的家里當傭人，他們從事超過她們體力所能勝任的勞動。一天工作十八小時，每月却只得二、三十元的工資。也有數以萬計的婦女，迫於生活，不得不去當妓女或舞女，受盡了種種的污辱和折磨。

對廣大女工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壓迫和剝削，黃色工會的工賊們不但從來不聞不問，而且充當資本家的幫兇，欺壓廣大工人群眾。「新加坡職工總會」的頭目們狂妄叫嚷：「目前工人的工資是合理的，不應該再增加」，「工會的鬥爭目標不是僱主，而是妨礙經濟發展的觀念和態度」。「全國種植工人聯合會」的頭目拉那耶南為了大膠園主的利益，在協議問題上為傀儡政權出謀劃策，甚至公然侮辱膠園女工為愚昧無知的鄉下佬。這些大工賊的反動行徑，赤裸裸的暴露了他們也是廣大勞動婦女的兇惡敵人。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我國勞動婦女為了徹底砸爛舊社會的枷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和廣大人民一起，同敵人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她們為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不管是在抗日戰爭或是在這廿多年來的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烈火中，無數的女戰士，為人民革命事業立下了偉大的功勳。在根據地和游擊區，廣大婦女在支援解放軍的工作中，在對敵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今天，在武裝鬥爭勝利發展的鼓舞下，各階層婦女的覺悟越來越高，有越來越多的婦女響應了馬來亞共產黨的戰鬥號召，投身於革命的洪流，為爭取徹底解放而英勇鬥爭！

（接第四版）

但是，它還要進行垂死掙扎，妄圖維持殖民統治，保存它在我國的殖民利益。因此，它糾集它的僕從和傀儡，搞什麼「五國聯防」，要他們出更多錢，搜羅更多炮灰，來加緊鎮壓我國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裝鬥爭。這一次「軍事演習」，就是英帝實行這個罪惡陰謀的一個步驟。不管是保守黨登台，或者是工黨繼續執政，走投無路的英帝國主義，即將繼續驅使它的僕從和傀儡替它火中取栗。儘管保守黨的一個頭目希斯，不久以前，曾經對工黨政府目前的所謂撤軍計劃表示不同的意見，但是，在整個戰略部署上，保守黨和工黨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問題的提法罷了。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以及李光耀集團，在他們主子的指揮下，正在加緊搜羅炮灰，幹得非常賣力。據反動報紙透露，吉隆坡偽政權的陸軍，將擴充到二十四個旅，而新加坡偽政權的地面部隊，則要增加到九至十二個旅。

毛主席教導我們：「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歷史的總趨勢，任何人也改變不了。」

我國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是經過長期革命戰爭考驗和鍛煉的人民。在馬來亞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人民已經打出了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英帝及其走狗的任何陰謀，都是挽救不了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的。相反，從英帝的所謂「撤軍計劃」或所謂「軍事演習」當中，人人都能看出敵人陣營內部的一片驚慌和混亂。敵人的虛張聲勢不但嚇不倒我國人民，也掩蓋不住他們的紙老虎原形。

讓我們緊密地團結在馬來亞共產黨周圍，把英帝及其走狗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英國法國玻多黎喀哥倫比亞等國 學生斗爭此伏彼起 持續不斷

英國學生反對政治迫害，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正在進一步發展。將近二十所大學的數以千計的學生，最近採取罷課、靜坐示威，佔領校舍等鬥爭方式，抗議反動校方設立秘密檔案對學生進行迫害的行徑。

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五日舉行了罷課，一些罷課的學生佔領了這個學院的樓房。罷課的學生在學院的樓房周圍設置了糾察綫，在牆上和門上張貼標語，散發了罷課傳單，強烈譴責學校當局對學生進行迫害。

肯特大學的四百多名學生四日佔領了這個學校的一座大樓，五日他們從這座樓里搜出了記載有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檔案，學生們把這些檔案用照像複製下來，並且決定散發這些照片以便揭露學校當局。

埃普克斯大學的學生，四日佔領了副校長辦公室，抗議大學當局給一些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以停學處分，學生們還強烈要求取消專門監視學生的學分。此外，里斯、士多爾德、曼特斯特、牛卡斯爾、蘇

拜特斯、伯明漢等許多地方的大專院校學生，也採取了各種行動開展反對政治迫害的鬥爭。

法國巴黎大學學生為反抗法國反動當局對學生運動的野蠻鎮壓而進行的鬥爭，正在繼續發展。這所大學的農泰爾學院學生五千人，六日舉行抗議集會，會上發言的人強烈譴責法國反動當局派警察闖入校園對學生進行暴力鎮壓的罪行。

法國反動當局是在三月一日派出一千多個警察闖入農泰爾學院的。學生們同前去鎮壓的警察進行了兩天的直接搏鬥。巴黎大學理學院的一千個學生，五日也舉行了一次抗

議集會，抗議法國反動當局對一個外國研究生的迫害。集會以後約三百個學生沖進了理學院院長辦公室，割斷了電話綫，並且把辦公室的文件扔到街上。

玻多黎喀大學大約六千名學生十二日舉行集會和反美遊行，再一次強烈要求取消美帝國主義在玻多黎喀大學推行的所謂後備軍官訓練的法西斯軍事訓練計劃，要求改革腐朽的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玻多黎喀大學學生在集會上一致同意舉行為期三天的總罷課，集會結束以後，大學生舉行了反美示威遊行。

哥倫比亞學生，最近為反對反動當局無理關閉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展開了聲勢浩大的鬥爭。早在二月廿五日，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幾千名學生，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化滲透和控制，舉行了示威遊行，可是反動當局便無理封閉這所大學，並且對它實行軍事佔領。反動當局的這一罪惡行徑，激起了哥倫比亞全國學生的強烈抗議。英第奧大學學生首先舉行罷課，聲援國立大學的鬥爭，驚慌失措的反動當局又無理封閉了英第奧大學，這就更加激起了哥倫比亞學生的憤怒。全國學生聲援這兩所大學學生舉行罷課遊行集會，此伏彼起，持續不斷，使反動當局驚慌失措。

意大利工人和學生

舉行罷工和游行 反對剝削和迫害

最近以來，意大利工人和學生不斷舉行罷工和遊行，反對剝削、反迫害，給壟斷資本和學校反動當局以沉重打擊。十八萬名醫務工作者，十二日舉行廿四小時全國規模的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罷工影響到意大利的一千三百家醫院。

十一日，十萬名電器工人，又一次舉行廿四小時的全國規模的罷工，要求改變他們同資方的合同，幾百家工廠因此而被迫停工，好幾個城市的電車因此而停駛。十一日，在意大利北部的布雷西亞工人舉行了總罷工，使公眾交通停止，商店關門，一萬人冒着風雨上街遊行，抗議新法西斯主義集團，在警察的保護下進行挑釁，要求禁止新法西斯黨。十日，在意大利中部的維亞維肖舉行了總罷工，大批工人和克里尼達黑人不斷舉行遊行和集會

學生上街遊行，使全市陷於癱瘓，這個行動是為了聲援已經佔領工廠四十天的二百個工人。十一日，在意大利北部的斯基奧，也舉行了總罷工，抗議一家紡織工廠的老闆和他的兒子開槍打傷十個罷工群眾。意大利全國的工人在同一天，都舉行了罷工，抗議這一暴行。

在威尼斯，八千個學生十日在市中心和正在審訊一個學生的法庭外面舉行了示威。在都靈，五千名學生七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學生們舉着許多面紅旗和標語牌向前挺進，有些標語牌上寫着：“工人和學生團結起來進行鬥爭”。革命的學生和工人階級一道，反對資產階級專政。

前幾天，在巴里、米蘭、波尼亞和威尼斯，都出現了學生佔領大學校舍的情況。

視的示威，一些示威群眾遭到警察逮捕。警察的暴行激起了黑人群眾的更大憤怒。三月五日，當十個被捕的示威群眾，在西班牙港法庭初審的時候，大約五千名群眾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反動警察的暴行和種族歧視。示威群眾還同警察展開了劇烈的搏鬥。當天夜晚，還有三千個示威群眾聚集在市中心廣場上舉行抗議集會。

三月六日、七日、九日，群眾又舉行了集會和示威遊行。憤怒的示威群眾還向美國副領事勃蘭克·

在厄瓜多爾首都基多國立梅西亞中學的學生，最近舉行罷課，強烈要求立即取消強加給學生的軍事訓練。學生們指出，帝國主義和反動階級正在以軍事訓練為手段，來殺害、摧殘、折磨那些反對厄瓜多爾進行的壓迫和剝削制度的革命學生。他們還揭露了反動軍官，在進行軍事訓練中打死打傷的事件。梅西亞中學學生的正義鬥爭，得到了基多廣大學生的熱情支持。

哈生的住宅投擲自製燃燒彈。克里尼達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得到了學生、工人的支持牙買加和巴巴加市的學生；最近也舉行示威遊行，支持克里尼達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

抗議反動統治當局的 種族歧視政策

克里尼達成千上萬的黑人半月來在連續不斷舉行劇烈的示威遊行和集會，抗議反動統治當局的種族歧視政策和對示威群眾的殘暴鎮壓。

克里尼達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東南端當地居民大多數是黑人。二月廿六日，在克里尼達首都西班牙港的黑人，舉行了反對種族歧





“援助”和“開發”是 掠奪和擴張的代名詞

美帝頭子尼克松上台以來，大力復活日本軍國主義，配合美帝進行反革命的罪惡勾當。日本反動派以美帝為靠山，正在把侵略和擴張的魔爪伸入世界各地，特別是亞洲各國。

日本反動頭目佐藤榮作，不久以前在演說中，聲嘶力竭地叫嚷什麼“要把日本經濟的發展和別國的利益調和起來，以便謀求內部繁榮和對外援助之間的平衡”。甚至揚言，“七十年代是日本開發亞洲的年代”。

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掠奪。日本反動派的所謂“援助”、“開發”也是掠奪和擴張的代名詞。就拿所謂“開發”亞洲來說，從東條英機“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到佐藤榮作“亞洲太平洋經濟圈”的妄想，也還是為了掠奪。日本壟斷集團對東南亞各國的豐富資源，特別

是對戰略物資資源，早已垂涎三尺。在援助的幌子下，日本壟斷資本已經控制了“馬來西亞”出口鐵礦的百分之百，控制了菲律賓出口銅礦和木柴的百分之八十，還控制了泰國的鐵路、海運、紡織、汽車、鋼鐵等項行業。

日本壟斷資本為了竊取軍備戰所需要的銅和石油，正以“開發”為名，掠奪北加里曼丹、沙巴地區銅礦以及爪哇島以北公海上的海底石油。據報導，到一九六八年為止的五年中，日本通過貿易、投資、貸款等各種途徑，就從東南亞

賺到五十億美元以上的超額利潤，這那里是什麼“援助”，這是標準的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剝削。

佐藤還妄圖把朝鮮半島和中國的台灣省，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叫嚷朝鮮和我國領土台灣是所謂“日本安全的一個極重要的因素”。

日本壟斷資本頭目也叫嚷：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之間的馬六甲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綫，要派軍隊去加以防衛。這就更充份的暴露了日本反動派所謂“開發亞洲”，實際上是想稱霸亞洲。

近幾年來，日本壟斷資本，還把對外進行經濟擴張的魔爪伸向非洲。例如，它已經取得了在剛果銅礦的開採權。最近一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日本壟斷資本集團爭奪非洲的熱潮，這期間，日本壟斷資本集團接二連三往非洲派遣了調查團和“經濟使節團”，為日本掠奪非洲地下資源和擴大商品市場、投資場所打頭陣，為日本向非洲大舉滲透開關道路。日本一家報紙指出，在日本壟斷資本說來，非洲被視為今後最需要的資源寶庫，去進行重新瓜分鬥爭的最劇烈的地方。

最近以來，日本壟斷資本也把魔爪伸向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這就是日本反動派所謂“要把日本經濟的發展和別國的利益調和起來，謀求內部繁榮和對外援助之間的平衡”的真正含意。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帝國主義的豺狼們應該記住，讓他們任意擺布人類命運、任意宰割亞非國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日本反動派也應該記住，七十年代絕不是你們開發亞洲的年代，而是亞洲人民革命更大興起和取得勝利的年代，也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加速走向失敗的年代。

就金邊謠傳在柬駐北京大使館前發生示威一事

新華社發表聲明

〔新華社北京十六日電〕新華社授權就金邊謠傳在柬駐北京的大使館前發生示威遊行一事發表聲明如下：

三月十一日，越南民主共和國駐柬埔寨王國大使館和越南南方共和駐柬埔寨王國大使館突然遭到暴力襲擊。在這一反越事件發生後，金邊就發生謠傳：北京越僑在柬埔寨王國駐中國大使館前舉行了示威遊行，並搗毀了柬埔寨大使館。三月十四日，柬埔寨對抗內閣的《每日新聞公報》也證實，已經有謠傳說，在柬埔寨駐北京的大使館前發生了示威遊行，唯尚未得到官方的證實，但願這一消息是捏造的。

確實，這一消息是捏造的。在這期間，當有人向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問起此事時，中國大使館悍然否認，並予駁斥。

新華社現在授權聲明，在金邊

出現的謠傳，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捏造。三月十五日凌晨，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柬埔寨王國駐中國大使乃華朗丹時，就指出了這一點，並對金邊出現的事件，表示不安和遺憾。華朗丹大使表示，柬埔寨王國駐中國大使館和大使館人員在北京是十分安全的。中柬兩國是友好國家，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尊重和支持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所主張的：和平、獨立、不結盟，和保持領土完整的政策。任何破壞中柬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企圖，都是不能得逞的。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解放區

解放區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色武裝在歷次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開拓、建立了民主政權的革命根據地的總稱。

毛主席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指出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他說：“因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佔據着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願意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鬥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鍊自己

的力量，並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鬥，那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藉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敵人，藉以在長期鬥爭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領導秋收起義後在井岡山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在蔣介石匪幫五次圍攻之前，已建立紅色政權的有湘贛中央根據地、湘贛根據地、鄂豫皖

根據地、洪湖湘鄂西根據地、閩浙贛根據地、廣西右江左江根據地等。及至長征，中共紅軍到達陝北，建立了陝甘寧邊區，成為中共中央所在的革命中心根據地。

抗日戰爭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分成許多支隊，深入敵後，在廣大農村建立根據地。在八年抗戰中，先后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建立了十九個抗日根據地。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解放戰爭）開始後隨着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解放區不斷擴大，陸續出現新解放區。解放區廣大勞動人民從各方面積極支援人民解放軍，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反動派正施騙人術 反兵役青年應提高警惕

李光耀傀儡集團賣命為帝國主義效勞，強迫青年服兵役當炮灰的陰謀越來越暴露，反兵役的青年也越來越多，這使得李光耀傀儡集團慌了手脚。他們現在正採取一套新花招，以對付反兵役青年。

他們通過偽“交通部”發出信件，伴稱摩多車或腳車等會有“違反交通規則”，通知有關青年攜帶居民証駕車申等物件到“交通法庭”見法官或到警署見狗警，但一到達那里，即刻被偽“政治部”人員逮捕，控上“法庭”，判逃兵役罪。

這種欺騙術，現在也快要破產了。希望有志氣不當帝國主義炮灰的青年們，提高警惕，隨時準備粉碎敵人的一切迫害花招。

工業工聯三月十九日發表聲明

嚴厲譴責李光耀傀儡集團盜劫該會會牌

工業工友聯合會三月十九日發表聲明：

嚴厲譴責李光耀傀儡集團盜劫該會會牌。

聲明說：三月十八日早上十時左右，李光耀傀儡集團，派遣十多名打手到我會屬下樟宜站會所盜劫會牌，我會對此法西斯罪行提出最强烈的譴責！

聲明說：李光耀傀儡政權，企圖破壞我會日常活動是不能得逞的，我工人階級決不容忍帝國主義走卒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法西斯侵犯我會的權利。

抗議反動派限令

驅逐戴淵同志

李光耀傀儡集團又把魔爪伸入樟宜監獄了。反帝愛國志士戴淵同志經於三月十三日接到反動當局的“驅逐令”，限令他在兩個星期內離境，到中國去。戴淵同志毅然拒絕反動當局的“驅逐令”。

我們要嚴厲譴責李光耀傀儡集團無理驅逐戴淵同志出境。馬來亞是我們的祖國，我們有權利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島）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

反動當局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戴淵同志和所有政治被扣者。

李光耀集團派出走卒

光天化日進行搶劫

三月十一日早上九時左右，李光耀集團派出大批走卒，到惹蘭加油市場進行搶劫，他們將路旁商店擺在“五脚基”的貨品，搬上羅里車載走，造成小商人財物的重大損失。

據目擊的市民反映，當天早上，人們正在忙於買賣，市場最熱鬧的時刻，突然來了幾輛載滿人的偽“公共工程局”(P. W. D.)的貨車。車子停在市中心，車上的人分成了整十個小組。一個穿着制服的“大狗”一聲喊，所有小組的人便分別冲向馬路兩旁的店房，不由分說，把所有放在店前“五脚基”的東西全部搬到外面集成堆。人們看到這種情形，立刻知道他們的意圖，有些未被搬到的商店，正想馬上把貨物搬入店內，但是被事先布置好的便衣警員擋住，並大聲喝令說：“不准動！走廊是公共的地方，不准擺東西，擺的東西全部要充公”。如果要搶回去，你們將被提控，要罰款。“貨物是我們的，為什麼不可以搬！”“畜生！簡直是公開打搶！”“用法律就可以隨意打搶是嗎？”在場的店員、群眾都很憤怒，紛紛加以痛斥，群眾也越攔越多。李光耀集團走卒的頭目見機不妙，在便衣警員的監護下，急忙指揮走卒們盡速把貨物搬到車上，幾輛車塞得滿滿的，有一兩件木制用具由於過滿，從車上掉下，爪牙們索性砸爛了丟入垃圾桶，然後匆匆而去。

嚴厲譴責反動派的

強蠻逮捕行徑

幹盡壞事的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反動政權，於本月二十日早晨八時許，派譴其特務走狗用強蠻卑鄙手段，逮捕我黨屬下阿裕尼支部幼兒班教導洪俊峰同志，並當場進行無理毆打，引起了無數幼兒家長與群眾的憤怒！

對於反動當局這一強蠻行徑，我們給予最强烈的譴責！

儘管反動派耍出各種反革命鎮壓手段是破壞不了黨幼兒班的繼續開辦，也阻止不了革命洪流的向前發展，而更徹底地暴露反動派虛弱的紙老虎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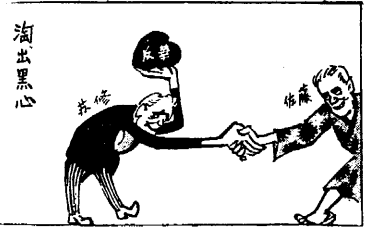
李光耀集團瘋狂迫害

榜鵝霸王車司機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李光耀匪幫頻繁地對榜鵝一帶的駕“霸王車”者進行迫害。據估計，在這十多天內已有廿左右輛“霸王車”被連

人綁走。李光耀集團豪養的走狗現在每天都在榜鵝遊蕩，他們在拉車時還蠻狠地對“霸王車”司機拳腳交加進行毆打。據報導，有一位司機被逮捕時，三個走狗對他施毒手，他們其中一個卡住司機的脖子，另二個向他襲擊，直把他打到重傷，拉上特務車以後又被毒打一番，這名司機後來還被控上“法庭”，判“反抗”罪名，罰監一個月。

“霸王車”司機的遭遇引起群眾的普遍同情，從中人們更清楚地看清了李光耀傀儡集團的反人民面目。



(接第一版)

越好。盡管拉赫曼、拉扎克傀儡集團和李光耀傀儡集團說什麼“生產總量”大有增加，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長堤兩岸的貿易却日益減退我們從吳慶瑞傀儡的講演中從他們的經濟政策里明察之就明顯地看出，李光耀傀儡集團是企圖把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大陸的經濟聯繫越拉越遠，而日益依靠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派。同時，李光耀傀儡集團也企圖以此製造偽“新加坡共和國”是什麼“獨立”的“國家”的假象。

可以預見，在帝國主義反動派統治的黑暗歲月里，馬來亞的殖民地型的經濟將越來越要依靠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派。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四伏面臨瓦解邊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每一個脈搏的跳動都會影響極其脆弱的殖民地型的馬來亞經濟。帝國主義為了挽救他們即將滅亡的厄運，必然地要將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轉嫁給馬來亞和其他殖民地國家，因此，今后，我國馬來亞人民的災難必將日漸深重。這樣一來，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激起人民群起開展更强烈的、更廣泛的革命鬥爭，直至把美英帝及其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徹底消滅，建立一個馬來亞人民共和國。

(接第八版)

部隊也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第十支隊的政委同志，在會上莊嚴宣布，追認惹富娜為光榮的馬來亞共產黨黨員，並發表了鼓午人心的演講，莊嚴地宣讀了偉大導師毛主席的教導：“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必胜

總說明：

為爭取民族解放而堅持武裝鬥爭的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伯各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強大支援下，兩年多來越戰越強，用槍桿子打出了一片大好形勢，有力地挫敗了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妄圖撲滅巴勒斯坦人民武裝鬥爭烈火、竊佔和分割中東的罪惡陰謀，極大地鼓舞了阿拉伯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鬥爭。



↑ 战斗在巴勒斯坦北部山区的一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暴风”突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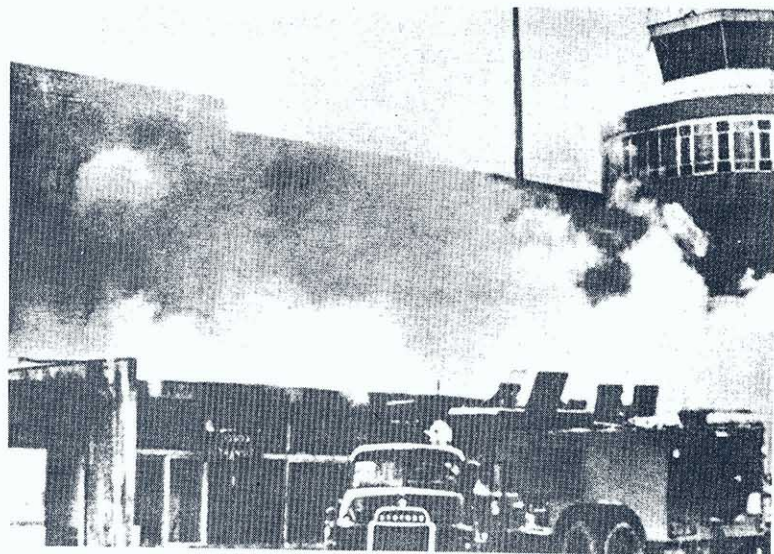


巴勒斯坦青少年在進行軍事訓練

介爭
結情
編本巴
者期勒
版畫斯
：頁吐
自人甚
武的暫
門武停
擊一
門。

由巴勒斯坦英雄兒女組成的游擊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自一九六七年戰爭以來，展開了規模越來越大的游擊戰。一九六九年，對以色列侵略者的襲擊更加頻繁、猛烈，出擊次數逐月上升，僅九月份就達四百八十次。十月以來，游擊隊連續襲擊和破壞了以色列心臟地區特拉維夫的電台和氯氣廠，海法港的煉油廠和輸油管，耶路撒冷飛機場等。

用游
機擊
場隊
美遭
以遭
到猛
烈襲
擊在
利巴
達爾
的軍



↑ 在約旦河西岸被占領的納布盧斯城的巴勒斯坦青年學生游行示威，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以色列的占領。



↑ 哈吉情領的約旦河西岸，準備打擊以色列人。